

网络时代精神世界的重建*

张桂芳 秦 关

[摘 要] 在网络时代,世俗化社会借助着现代网络多媒体技术不断加大对人们精神生活的“物化”渗透,使精神世界空泛化。网络文化交融使人的精神世界出现价值乱象,乃至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潮植入人的精神空间,冲击人的传统价值观;网络碎片化的阅读导致思维模式的碎片化,使人出现“亚健康”精神状态。语言文字的表达异化、传统文化的部分基因突变、网络负面心理效应,动摇共同的价值认同。重建精神世界,必须强化网络超越意识和网络全球意识、升华网络哲学世界观、解构网络心理空间、建构精神世界的文化、语言、价值认同等三维网络场域。

[关键词] 网络时代 精神世界 重建

DOI:10.15894/j.cnki.cn11-3040/a.2017.02.027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兴起,虚拟化的网络使人的存在被还原成真实的“数字化生存”,网络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力越发凸显。在此背景下,保持足够的批判性的反省能力,重建人的精神世界是一个紧迫而重要的课题。

一、精神世界的含义及结构

精神世界并非虚无缥缈,不切实际,而是对物质世界的真实反映。学者陈定学运用神经生理学与细胞生物学分析得出:“精神就存储在大脑神经元的胞体之中,胞体是存储精神的微型仓库。”^①精神世界是真正存在于人的脑组织之中,是对客观世界的实际反映。尽管有学者认为:“人的精神世界应该是包括一切精神现象在内的人的内心世界。”^②也有学者认为:“精神世界概念作为考察人

们生存现实的手段,仅仅使用精神世界的现象性结构这一内涵就足够了,换言之,这种层次的使用可以视为对精神世界范畴的狭义界定。”^③他们或从狭义的精神现象性视域,或从广义的内心世界视域来定义人的精神世界。笔者认为,人的精神世界不能一言以蔽之,它既是对精神本身及其所反映的实践活动的涵盖,也是对一切属人世界中精神现象的总结。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将人的精神世界分为意识、前意识与无意识三个层次,并在此基础上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网络先进文化建设的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11BKS03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陈定学、陈虹:《精神世界在哪里》,载《中州学刊》2004年第1期。

② 李永杰:《重建精神世界——自我内心和谐的研究》,载《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4期。

③ 张健:《精神世界概念》,载《肇庆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进一步得出“本我”、“自我”以及“超我”的精神人格分析。笔者以为,人的精神世界结构大致可分为具有无意识特征的感性层次、具有自我意识的理性层次和既有自我意识又有自我理想超越的超越层次。从无意识的本能反应到有意识的理性思考,再到自我反省理性升华的超越意识,精神世界中的三个层次逐层递进,为我们应对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的冲突提供调解依据。

二、网络时代精神世界的空泛化

网络时代精神世界开始呈现出相应的世俗化趋势,世俗化社会借助着现代多媒体技术不断加大对人们精神生活的“物化”渗透。正如许纪霖所言:“在物欲主义的世俗时代之中,不是没有自己的文化和精神生活,而是文化和精神生活发生了很大的世俗性转向……城市的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借助全球化的公众传媒和网络世界的传播优势,逐渐占据文化的主流。”^①以网络工具为主要传播媒介的网络时代以语言文字、社会思潮、网络化生活方式等为切入点,使人的精神世界空泛化。

(1)网络语言异化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解构。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主流意识形态受网络语言异化的事实基础。关于语言,罗素概括说:“语言有表达和传达两种功用……有两种互相关联的优点,它对‘思想’提供了共同的表达方式。”^②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传达形成的结果之一,需要语言的初级表达和传达功能,语言的社会性与共同表达性也为其提供了传播的可能。但是语言受传播者的主观因素影响,会增添遮蔽性与虚假性,而同样具有虚构性的网络为语言的虚假性再添一层隐蔽,为虚拟语言的传播、异化、扩散提供了长期性的遮蔽场所。在过度物化的世俗网络社会中,语言的异化初现萌芽,遮蔽掉物质本身的同时传达着一种虚假性信息。原本可以通过语调、神态等现实表达捕捉到语言的真实面目,如今却被虚拟的网络世界与冰冷的键盘屏幕所掩盖,人们的心灵也在此得到了释放,正如有学者说道:“在虚幻的多媒体世界里,人们可以不断更换装束、飞檐走壁、肆意地创建或毁灭事物,这些经历都超越了现实,它实际上在模拟一些类似于梦的意识形态。”^③相比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虚假意

识形态更容易满足人的精神世界。网络语言较之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严肃、隐晦、不易懂,其轻松愉悦氛围更容易激发人的“无意识”表达。然而,当处于压抑状态过久的“无意识”突然面对外部纷繁复杂的世界,则会因为种种不适应而引发精神疾病。这种潜移默化的语言变异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多重解构:网络语言的随意性解构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稳定性;碎片性传播解构了社会主流意识的整体性;戏谑性调侃解构了社会主流意识的权威性;短促性解构了社会主流意识的延续性。

(2)网络文化交融使人的精神世界出现价值乱象。网络文化盲从盛行,从网络舆论视角看,一些网络“大V”成为意见领袖,一些丧失自己价值判断的“粉丝”盲目跟风。从个体适应性而言,有些人因无法适应网络社会环境而至精神上陷入迷茫和痛苦;有些人因对各种网络思想文化激荡和渗透无所警惕,导致思想困惑和矛盾;有些人无法适从网络价值多元化的现实,乃至出现认识上的混乱、疑惑和偏差;有些人因网络的特性导致缺乏安全感、人际关系冷漠、人格得不到尊重,出现心理上的失落、焦虑和烦恼。

(3)西方社会思潮借网络传播长驱直入。在抛弃传统与怀疑未来的纠结中,民众的精神世界始终缺少着一种承接传统、引导现在的精神体系。而西方发达国家借助网络传媒的空间扩散性快速占领这一精神空地,以其触及社会各个阶层的网络空间延伸和经过世俗化包装的大众式网络语言文字表达,使得西方社会思潮渗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传统价值观在西方社会思潮冲击的过程中被动摇,同时普通大众对于网络传播中经过“改良”的西方社会思潮缺乏一定的辨识能力,网络中的人云亦云更加减弱其抵制能力。于是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功利主义等西方社会思潮在网络的推动下得以植入人的精神空间,传统道德被边缘化,对传统价值观产生了冲击。

- ① 许纪霖:《世俗社会的中国人精神生活》,载《天涯》2007年第1期。
② [英]罗素:《人类的知识》,张金言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0—71页。
③ 徐春霞:《网络世界与精神世界》,载《青年记者》2009年第23期。

(4)网络所引发的“亚健康”精神疾病。^①在发达的网络时代,人们接收、传递信息更多地依赖于便捷的网络平台。网络碎片化的阅读方式所接收到的信息往往是片面的、即时的、值得推敲的,这就遮蔽了原始信息内容的整体性与真实性。人们因为这种网络碎片化的阅读方式导致思维模式的碎片化;人们在这样的网络碎片化阅读空间中往往会因为同一信息的前后矛盾与不同信息的相互冲撞而陷入对现实的怀疑、迷茫与焦虑之中,使精神世界陷入困境。网络化生活更是世俗化生活的“物化”升级版,在网络世界中,人们往往会因为理想的过于丰满与现实的枯槁而陷入窘境。当“超我”(人的理想)无法满足“本我”(人的本质),而“自我”(人的理性)又因外部环境限制而无法进行调节时,浮躁、不安、迷茫等“亚健康”精神疾病便悄然生长。正如邹诗鹏教授所言:“物化的精神处境是一种矛盾的和悖论式的处境……主体依赖于、但从本质上又不可能完全同一于这一世界,因而主体会从精神心理上拒绝甚至反抗物化……人既生存于物化世界,又被抛于这一世界……极限处,则是无望、绝望及死亡感。”^②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使人们在网络时代中显得更为焦躁、畏惧与无助,“亚健康”状的精神疾病成为网络时代特有的精神现象。

三、网络时代精神世界空泛化成因

网络时代特有的“亚健康”精神疾病,似乎成为精神世界问题的代名词。网络时代人的精神世界空泛化成因需从语言文字、传统文化基因和心理空间三个层面进行全面立体的系统分析。

(1)语言文字的表达异化。“语言是一种心灵活动,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且,在所有心灵活动和社会现象里,语言是最系统的,最适合成为系统思考的对象。”^③语言文字不仅是人类生存的交流基础,更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外在表达。网络时期,语言文字成为人类现代性的发言人,代表着层出不穷的新事物进行多元化的表达,语言文字的内在结构变得更加复杂化。乔姆斯基将语言结构分为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国内有学者对此总结道:“深层语法不能充分确定语义,表层结构影响语

义,换句话说,转换会改变语义。”^④“网络语言由日常语言发展而来,它是由在线流通的文字、语词、图形等构成的符号系统。”^⑤无论是传统的语言文字,还是异化而来的网络语言,在交流表达中都会借“隐喻”来遮盖其真实本意,“真正的隐喻却是内嵌在语义之中的”^⑥。在语言哲学中,“隐喻不仅属于语言,而且属于思想、活动、行为”^⑦。网络时代语言在隐喻表达的过程中有意隐藏其深层结构,突出其表层结构,同时在不断的语义转换中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因此,民众在处于双重隐蔽下的语言异化表达中,精神世界问题也因此产生。

(2)传统文化的基因突变。“基因论认为个体上的种种性状都起源于生殖质内的成对的要素(基因),这些基因互相联合,组成一定数目的连锁群。”^⑧传统文化不仅是人精神世界的重要支柱,还是现代诸多精神基因发展的传统根基。在网络时代,传统文化以其独有的延续性、包容性和稳定性与时俱进,以传统型基因内化于人的精神世界之中。然而,网络时代人们对物质化的加速追求使得传统文化的部分基因发生突变。“突变型中引用最多或者用做遗传学资料的,一般是相当激烈的改变或畸形。于是使人们感觉到突变和原型之间有着很大的距离。”^⑨人们不再以传统的“仁、义、礼、智、信”为核心道德准绳,取而代之的是由于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基因突变的诚信缺失、背信弃义、浮躁功利等一系列劣质基因。突变后的传统文化基因与最初塑造的精神基因原型相差甚远,原型突变使得民众在集体人格塑造中找不到可以遵循的原始痕迹。“进化一定要通过基因上的变化,才能进行。但是这不是说,这些进化性变

① “亚健康”精神疾病是指人们在物化世界中,因现实世界的纷扰繁杂,而在精神世界中产生的“亚健康状态”,是物质世界中“亚健康”疾病在精神层面的表现。

② 邹诗鹏:《现时代精神生活的物化处境及其批判》,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③ 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④ 同上书,第294页。

⑤ 杨文华:《网络语言的流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解构》,载《深圳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⑥ 陈嘉映:《语言哲学》,第377页。

⑦ 同上。

⑧ [美]摩尔根:《基因论》,卢惠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⑨ 同上书,第48页。

化和我们所看到的由突变而来的变化是同一个东西。”^①传统文化是“突变型”的延续,处于精神世界中的传统基因,在经历动荡时期后始终未能再次被唤醒。这种“突变型”的延续也使得传统文化在网络时代面临着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如何与现代文明进行精神层面的良好衔接。摩尔根在《基因论》一书中说:“遗传学证据正在开始阐明,通过染色体内或群基因位置上的颠倒……染色体都可以重新改组……这类改变势必深刻地影响连锁关系,从而深刻地影响各种性状的遗传方式。”^②传统文化的精华缺失、网络文化的快速易位、西方社会思潮的强行占位、精华与糟粕之间的本末倒置……这些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间的“连锁关系”在网络时代出现断裂危机。“基因可以由于其组织内的一种变化而发生突变,而不必有整个基因的损失。”^③

(3)心理空间被负面效应挤压。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人的精神世界在原有的世界观之外逐渐形成了一个网络世界的“心理空间”。在这个“心理空间”中,包含着人们的感性直觉、理性认识以及超越认知,等等。网络时代的诸多负面心理效应从感性、理性和超越三个层面逐层渗透进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对人的心理空间进行负面效应挤压。首先,由网络快速传播所形成的网络快餐文化,通过视觉的冲击,与人原有的感性直觉进行碰撞。“部分网站出现的虚假信息、色情、暴力、赌博、诈骗、不负责任的言论等不良信息的传播,严重毒害网络环境,混淆了视听,也污染了人们的精神世界。”^④由于这种快速形成的直观信息未能通过进一步的筛选便面向受众群体,所以诸如“冲动、浮躁、盲目”等负面心理效应便很容易在人们无意识的前提下将其心理空间挤压成为一种盲目的感性认识。其次,由网络碎片化阅读方式所形成的跳跃性、碎片化思维对民众原有的理性逻辑思维进行挤压。“碎片化阅读时由于大都是借助于电子媒体,其表现形式较为丰富,导致人在阅读时思维容易受到干扰……降低了对核心内容的专注性……一些大的问题难以用更翔实的论据、更精密严谨的推理去论述得更加深入,连续性被隔断,却更多了武断的成分,甚至走向偏激。”^⑤这种跳跃式的碎片化思维方式阻碍了受众群体在接收信息后对其进行准确性与完整性的思考,所以诸

如“片面、重复、倒位”等负面认识效应便将中国人原有的理性逻辑肢解成为完整性缺失的碎片化理性认识,“偏激、武断、情绪化”等负面心理效应便对原有的理性心理空间进行挤压。最后,借助于网络平台进行意识形态扩散的西方思潮通过其意识形态的渗透,对精神世界中超越层面的共同认知进行挤压。“尽管人类获得了关于自然界的有效知识……但却在功利性层面上理解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使人迷失了自我、丧失了灵性、忘却了人生意义的精神价值。”^⑥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充斥着民众的心理空间,使一部分人在理解与追求共同的人生价值与意义中从超越层面的共同价值认知转向选择“自私、贪婪、功利”等非主流的价值认知,这种冲击性的负面心理效应导致共同价值认同被动摇、认知系统出现障碍。

四、网络时代精神世界的重建维度

重建精神世界需从内在自我修复及外在场域建构出发,从意识强化、哲学观升华、心理空间解构、现实场域四个维度展开。

(1)强化两种意识:网络超越意识和网络全球意识。网络时代,人的主体性受语言异化与西方社会思潮的双重夹击下,在意识形态领域逐渐被解构,作为主体的人也逐渐失去自我。我们应该通过网络超越意识与网络全球意识的强化来重建国人的精神世界。“从终极视野层面看,中国特色人文精神培育需要世界情怀。”^⑦首先,我们应强化网络超越意识。对网络世界中的不实报道、垃圾信息进行自主有效筛选;提高辨识能力,准确辨认出因网络语言异化所产生的“文字游戏”,理性分析外来西方社会思潮并加以选择辨识。通过网

① [美]摩尔根:《基因论》,第48页。

② 同上书,第214页。

③ 同上书,第65页。

④ 段笑那:《网络“去中心化”的影响及对策研究》,载《辽宁工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⑤ 林茂:《碎片化阅读风尚下的“全民阅读”文化建设探析》,载《大众文艺》2013年第18期。

⑥ 张桂芳:《论数字化技术时代的中国人文精神》,载李菁华编:《文化复兴:人文学科的前沿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2页。

⑦ 张桂芳:《科学发展观视阈下中国特色人文精神之培育》,载《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5期。

络超越意识的强化,有效恢复精神世界中因网络世俗而逐渐丧失的超越性精神,重燃理想抱负,使民众不再沉迷于网络时代所构建的虚幻世界,为其精神世界中的感性直觉、理性认识提供了保障。其次,我们应强化理性传播的网络全球意识。网络时代是一个信息全球化的时代,因此,树立并强化一种尊重整体、理性传播的网络全球意识尤为关键;强化人类共同体意识,在传播网络信息的时候,要考虑到信息的真实性及传播后对他人、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意识,塑造一种由自我精神世界内省而成而非由社会精英专制统治而成的集体社会人格。在强化辩证识别信息的网络超越意识的同时,也要意识到网络时代理性传播信息的重要性。以思辨识别的网络超越意识清晰辨别网络时代中隐含的虚假,以理性传播的网络全球意识进行网络世界中的平等交流,加强对网络信息的辨识能力,自律进行理性信息的传播。同时,主体自主树立、培养、强化网络超越意识和网络全球意识,稳固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从而进行网络时代民众的精神世界重建。

(2) 升华一种理念:网络哲学世界观。人的精神世界重建离不开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马克思认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①网络哲学世界观的培育与升华不仅可以稳固传统价值观的基础地位,为现代文明的多元化选择提供理性思考,同时还为人的精神世界提供哲学层面的人文关怀。升华网络哲学世界观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首先,升华理性反思的网络哲学世界观。对传统文化中的时代精华与脱节糟粕在网络上进行理性反思;对西方社会思潮中的可取之处与异化思想在网络上进行理性区别;对现代文明的内容多元化与背景时代性在网络上进行理性认识,而后再三者中融会贯通之处提炼出来并加以升华。其次,升华逻辑缜密的网络哲学世界观。在网络哲学世界观中升华逻辑的缜密性,对人的精神世界进行逻辑上的梳理,找出其演变过程与发展规律,对精神世界中的精神要素进行主次排列,进行内部结构的层次梳理,并对其中出现问题的部分加以思维逻辑上的因果分析。分析识辨出隐藏于网络时代与语言异化之下的异化西方社会思潮及

现代网络文化,对其中与主流价值观相悖的异化思想加以辨别,对与主流价值观相契合的部分加以提炼升华,丰富主流价值观,消解异化思想。最后,升华与时代契合的网络哲学世界观。在网络时代,以“仁”育“人”,将传统价值观与网络时代因素相结合,发挥人的主体性;同时,对网络世界中有益因素进行提炼,予以肯定。在时代的不断变迁中,以与时俱进的哲学世界观念对传统价值观进行完善与修复,对现代文明进行批判性继承与发展,以时代契合精神寻求一种上承传统、下启现代的共同价值观。

(3) 解构一个空间:网络心理空间。“电脑、因特网不是像一般的科技产品那样在传统时间和空间下推动现代化进程,而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时间和空间:电脑时间和空间;创建了一个新的世界:信息世界。”^②网络时代在创建新世界、新空间的同时,也在人的精神世界中形成了一个网络心理空间。在信息世界诸多负面效应的强行挤压下,民众网络心理空间面临解构困境。贝塔朗非在其系统方法论中将人看作是能动的人格系统,在解构网络心理空间的时候也要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为出发点。首先,在感性层面严守“关卡”。人的精神世界之所以在网络时代“易攻难守”,就是因为感性层面过于薄弱,加之网络负面效应冲击之快,以至于在最初的直观感觉层面便被击破。因此,在网络心理空间中应构建一个稳定、成熟的感性认识,能够理智地应对外部环境的千变万化以及维持心理空间的基本稳定。其次,在理性层面整体洞察。以其缜密的辩证思维,从外部剥去网络时代潜移默化灌输进来的各种信息与思潮,剥去在语言文字和网络环境双重遮蔽下的隐形外衣;深入其中,对其进行本质的分析、结构的逻辑思考以及信息内容的优良划分与择优选择。最后,在超越层面高度升华。在感性层面与理性层面,对网络心理空间最高层次的超越层面进行进一步的升华。这种进一步的升华是建立在感性认识与理性认知二者稳定基础上的连贯的凝聚升华。这种升华不仅仅是提升在网络时代鉴别信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卷第220页。

② 王元丰:《电脑、因特网的现代性》,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年第2期。

真伪的识别能力,更是在共同价值观的构建中形成一种集体高度的价值认同,将民众精神世界中关于自己、他人与社会的终极关怀意识唤醒。一旦这种高度在超越层面形成,那么在网络时代的信息轰炸中,在超越层面升华成为一种优质的、连接古今的、贯通中外的核心价值观,完整解构一个因网络时代异质因素影响而形成的网络心理空间。

(4)建构精神世界的三维网络场域:文化网络场域、语言网络场域、价值认同网络场域。首先,以马克思的精神生产理论建构一个独具创新的文化网络场域。精神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重要但被长期忽略的理论精髓。该理论最早在《神圣家族》中使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阐述,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深化发展。精神生产理论在不断的深化发展中,逐渐倾向于文化领域,学者黄力之对此总结说:“马克思后来的精神生产概念更接近今天所说的文化概念,因为它既与一般的物质生产作了区分……又与同属观念形态的特定阶级、阶层的意识形态作了区分,符合文化的人类学特征。”^①精神生产主要是以脑力劳动为主,在相应领域进行具有时代性创造的精神财富。在网络时代,以精神生产理论中主客体间相互作用、互相依赖为支撑,发挥主观能动性,构建出一个有效衔接传统与现代,同时净化心灵世界的高层次文化网络场域。其次,以心理语言学建构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语言网络场域。心理语言学从人的心理动机及语言专业的分析角度,对网络时代人的心理空间被挤压以及语言文字异化有着箭双雕的重建调节效用。以网络时代中国人的心理世界为重建领域,运用心理语言学对影响心理动机的语言文字进行分析,规避其异化成分对心理动机的误导。以适用于网络时代且不失本真的语言文字进行表达,重新引导因语言文字引起的错误心理动机,构建一个从心理上能够自觉引导主流意识形态,调节大众心理负面效应,为大众共同自愿所接受的,且符合网络时代意义的语言网络场域。再次,以价值哲学为研究视角,基于社会实践,从主体价值维度出发,对满足主体合理需要的客体及客体如何满足主体合理需要的过程进行价值意义上的评价与衡量。作为网络时代中国价值哲学的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

值哲学在网络时代构建起一个基于中国现实国情,并从主体价值维度出发的价值认同网络场域提供可能,形成民众在网络时代的“社会性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网络时代现实活动的价值引领,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提炼出人的精神世界在价值目标、价值导向以及道德准则上的价值规范。在网络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人的价值取向、价值活动提出了衡量的标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网络时代衔接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弥补二者间“断裂”现象的核心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价值认同的凝聚以及价值活动、价值取向的引领,对建构中国人的价值认同网络场域具有重要的意义。

(张桂芳: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秦关: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刘成军)

^① 黄力之:《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中的文化价值问题》,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